

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

剑啸荒原

亡命江湖系列



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亡命江湖系列

劍
嘯
荒
原
(中)

台灣
云中岳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九 章	行路难	(331)
第 十 章	死中生	(372)
第 十 一 章	宝剑现白虹	(414)
第 十 二 章	妖狐破童员	(455)
第 十 三 章	遇难呈祥	(495)
第 十 四 章	龙凤箫缘	(539)
第 十 五 章	箭对箭	(582)
第 十 六 章	第十次	(623)

第九章 行路难

中原遇上了临江园夜游鹰的爪牙，油然兴起了灭口之念，一接上手即狠招使出，首先便宰了一名大汉。

他雄心万丈，胆气大壮，在另一名大汉惊叫声中，绝招“赤煞幻形”出手，幻化成数个虚影，倏然抢攻，刺入了对方的“云封雾锁”，在大汉胸前留下了六个杖孔，再向上一挥，杖尖掠过对方的下颌，直从眉心向上拂过，红光崩现，大汉的口鼻不见了，开了一条大血缝，像是将脑袋破开了，残忍之至。

“啊……”大汉狂叫，抛剑便倒，一招也未接下。

中原火速抓起两大汉的尸身，拖入路旁矮林，丢在一个大土洞内，再将马卸去嘴环，击了两掌，让马儿向南狂奔，落荒而去，他将两把剑塞入沟渠中，取块头巾将头裹住，下面掩了口鼻以便遮挡风沙，向北急奔。

到了武胜关，交验了路引，他正式踏入了河南地境，奔向信阳，总算离开了本乡本土，做了离乡背井的天涯游子。

从此，他也无法知道他今后命运的如何安排。

前面，广阔的原野在他眼前展开，宽阔的官道，像一条巨蟒迤迤伸延，象征着他的茫茫前程，是吉是凶，他不敢预料，也不愿预料。

他出了关，转首向南举目遥望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情绪有点激

动，他想说话，也想出声呼叫，可是没有任何声音从他口中发出，脸上的表情也在瞬息万变。

他吸入一口长气，心潮激荡，勉力瞪大眼睛，支持着不眨动它一下，他知道，眼中充溢着的眼泪，否则将会簌簌滴下尘埃。

朦胧中他直觉地感到关口那几个查验路引的官兵，正在用着无限怜惜与同情的目光凝视着他，似在说：“可怜！这十五六岁的大孩子，竟然万里闯关，浪迹天涯，谁知道他将要路死在哪一条荒野沟渠之中？”

他突然转身，感到双目一阵酸涩，终于眨动眼皮，两道热泪爬下了腮边，滚落在脚旁，他闭上双目，吁了一口气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轻唤道：“爹爹，原儿来了，你在哪里？”

他似乎隐隐地觉得，天宇中有巨大的回声在耳边响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……”

他任由泪水奔流，蓦地迈开大步，奔向那难以臆测的旅程，投入冷风残晖之中。

信阳县，原称信阳州，一再改属，洪武十年五月，降为县，直至七年之后，方再升为州，目前是县，属汝宁府管区。

他午夜落店，住在城北一家“义阳老店”内，一宿无话，平安无事，他却怎知武胜关南杀人灭口的事已发生了。

一早，气候恶劣，从五更初起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罡风呼呼，又开始阴霾四合，将有风雪了，他换上了寒衣，穿上了老羊皮外衣，戴上兜耳风帽，连口鼻都掩住，只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，背起包裹，手持三尺长的短行棍，出店走向账房。

柜台旁，倚立着三名大汉，一身短打扮，腰带上插着连鞘短刀，全是粗胳膊大拳头的中年凶猛人物。

厚重的门窗旁，也站着同样打扮的两名好汉，敞开老羊皮大褂的掩襟，双手叉腰左右分立，用他们那凶光四射的眼珠，死盯

着厅中的走动客人。

中原心中有数，知道可能大事不妙，一枝花的党羽狐群也许已经发现了昨日的同伴尸体了。

他镇定地走向柜台，向掌柜先生送上两百文制钱说：“先生请结账，小可要上路。”

账房先生收了钱，用眼向倚在柜旁的三大汉一瞟，口中却轻轻说：“小客官请便，敝店如有招待不周，尚请多多原谅，并希望，下次再光临。”

中原含笑客套几句，转身走向店门。

他刚转身，左手一名大汉突然发话，声音像老公鸭：“小伙子，等会儿见。”

中原站住了，不介意地扭头向发话人看去，那家伙背靠在柜台上，双肘撑住后面，架起了二郎腿不住地轻摇着，用他那厉光暴射的双眼，轻蔑地睥睨着中原，口角的嘲弄线条，看去十分令人不舒服感。

中原并不在乎，对这种二流子半桶水的狂妄人物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他淡淡一笑，向大汉说：“这位大哥可是叫我么？”

“不是叫你又叫谁？”大汉撇着嘴答，口气相当不礼貌，火药味极浓。

“兄台有何指教？”中原泰然地问。

“小伙子，你姓甚名谁？”

“对不起，出门人忌讳甚多，恕难奉告。”

大汉的脚不再动了，站正身躯，怪眼一翻，厉声道：“什么？你竟敢不答？”

中原神色未动，伸三个指头儿，旋动着手中短竹棍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咱们素昧平生，兄台没有理由盘问小可的来龙去脉，更用不着彼此难堪。”

大汉恶狠狠地逼近，横蛮地说：“小子，你竟敢如此无礼地对我说话？”

中原向后退，后面已抢到一名大汉，抱肘交胸将去向堵住，不怀好意地嘿嘿发笑。

另一名大汉，也歪着脑袋脸含诡笑，双手叉腰在左方一站，又挡住了另一去向。

先前发话的大汉，已迫近至五尺内，暴躁地叫：“小王八！你该打听打听你在对谁说话，真是大胆！”

中原知道，即使想忍，也忍不了多久！与这些无聊人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便暗中戒备，准备出手，说：“阁下究竟有何要事，要找小可盘问？”

“哼，问你的行踪，问你的来龙去脉。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中原直截了当地答。

“非告诉不可，我信阳五霸可由不得你。”

“如果小哥不愿说呢？”

“笑话！你即使吃了豹子心老虎胆，也不会敢撩拨太爷火起。”

“小可岂敢撩拨尊驾的火？咱们彼此无冤无仇，无怨可说，无梁可结。”

“乖乖快回太爷的话，免得太爷拆了你的骨头，日前潮广汉阳府的安天龙安大爷留下了话……”

中原一听安天龙三字，便知麻烦果然来了，该是溜走的时候了！店中不能灭口，要灭也灭不了这许多。他留意退路，不等大汉将话说完，身形一晃，便向店门急射。

左面大汉首当其冲，人影一晃，他一声暴喝，右手向上一翻，同时一脚飞起，也同时大吼：“小子你……”

中原左掌斜切，向下一抄，闪电似勾住大汉的右腿外侧，向

外一挥。

“哎……”大汉大叫，人向左侧飞起，跌出三丈开外，向壁根下急撞。

中原身形似电，已到了门边，竹杖急伸，向外硬闯，把门的两个大汉大概功力不弱，同声大喝说道：“退回去，小子！”喝声中左右向前猛扑。

中原顾不了许多，竹杖一振，招出“平分秋色”，淡淡杖影左右乍分，分袭两大汉的胸腹。

两大汉也不弱，火速拔出短刀，向杖影中急挥而上，“叮当”两声脆响，刀杖相触，人影疾分，中原退了两步，两大汉也退近门窗。

中原心中一凛，知道要糟，这两位大汉不简单哩，自己已经落入他们重围中了，以一敌五，说不定得血溅客店。

“挡我者死！”他大吼，再次前冲。

两大汉也知眼前的小伙子手底够高明，舞起短刀左右夹攻，身后的两名大汉，也拔刀厉吼而上，撞跌在墙根下的大汉，坐在地上揉着腿，一面大叫：“活捉这狗，擒回庄中剥了他皮。”

正在危急中，门窗子突然掀开，寒风一拥而入，接着人影倏现，有人沉喝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如地底殷雷，声不大但直震肺腑，四大汉一怔，手下一缓，倏然分开，收刀退向四角。

中原看清了门口的人影，暗暗叫苦，那是高大的铁背驼龙尉迟极，正是死对头。

铁背驼龙只看到中原的一双眼睛，当然不知是中原，他一手搭在九节软钢鞭上，大踏步入厅，一面说：“大庭广众之间，你们竟敢动刀弄杖，太不像话，让我老人家替你们评评理。”

铁背驼龙一面说，一面向中原面前走，中原不知自己是否已

露行藏，反正老家伙长相凶猛，看样子，来意定然不善，心中早虚，蓦地一声怒吼，向后暴退。

后厅口那名大汉刚听到吼声，人已近身，他也一声暴喝，向人影一刀斜挥。

中原已存心突围，岂不拼命？杖展“满天星罗”，洒出无数杖影。

“叮叮……”短刀发出数声清鸣，向外急荡，接着“噗”一声响，竹杖点中了大汉的右手曲池穴上端。

“哎……”大汉惊叫，向左一闪。

人影一闪即没，中原已穿过空隙，窜入了后厅口，像幽灵般消失了。

铁背驼龙一怔，追之不及，他向中原消逝处叫：“这些人中，他是最坏的一个。”话未完，已到了后厅口。

中原已听到铁背驼龙的叫声，恨得直咬牙，一面穿房越室溜走，一面心中暗骂：“这老驼鬼可恶，欺人太甚，哼！总有一天……”

铁背驼龙知道追之不及，正想退回，突觉身后刀风压体，有人向他背上递刀。

老驼怪心中冒火，一声沉喝，反手就是一记“倒打金钟”向后扔出一掌，连头也没回。

掌出，潜劲急涌，内家真力倏发，从后面递刀的一名大汉，突然嗯了一声，向后挫倒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便被同伴扶起了。

驼背老怪倏然旋身，冷冷地说：“好家伙，你们胆大包天，竟又无耻已极，敢从我背后递刀。哼，先前我以为溜走的家伙最坏，一时竟料错啦！最坏的原来是你们。”

身后有三名大汉，张目结舌向后退，三把尖刀都在抖，如见

鬼魅，一个家伙壮着胆问：“尊驾是谁，敢来管咱们信阳五霸的闲事？”

铁背驼龙已试出他们的功力，不屑地说：“你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怎配问我老人家的名号？呸！你们给我快滚，不然废了你们。”

“阁下少作威作福，信阳五霸固然不值一提，但自有人向阁下讨公道。”

“你想吓唬老夫？”铁背驼龙翻着怪眼问。

“不是吓唬，事实如此，咱们是夜游鹰李爷的朋友，你该打听打听。”

铁背驼龙发出一声狂笑，说：“哈哈！抱歉，原来你们是夜游鹰的朋友，刚才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……”

话未完，大汉冷哼了一声，神气地一挺胸膛，撇着嘴，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哼！你知道就成，谁不知咱们信阳五霸是夜游鹰的朋友？大概阁下极少在江湖走动，所以不知忌讳。”

铁背驼龙脸上堆笑，说：“但不知夜游鹰目下何在，尊驾肯见告么？”

大汉似不在乎地说：“李爷目下不在本处，不然在下倒可替你引见引见。”

“哦！尊驾能与夜游鹰攀上交情，真不等闲哩。”

“当然，咱们虽未与李爷八拜论交，但亦亲如手足，不然怎能在信阳称雄道霸？”大汉洋洋自得地答。

“阁下能带我一见李爷么？”铁背驼龙含笑问。

“不成！哦！阁下先说出名号，在下或许可以教你如愿。”大汉威风神气地说。

铁背驼龙伸手从肩上往后轻拍驼背，笑问：“怎么？尊驾没看到我这驼背？”

“驼背有什么可怪，可惜你生长得不是地方，有驼背也唬不倒人。”

“请教怎么生长得不是地方？”

“北方出了两个人物，一叫独脚色魔夏侯仲，一叫铁背驼龙尉迟极，江湖中甚有名头。你如果是生长在北方，少不了也沾些驼背之光。”大汉冷冷地答。

“你见过铁背驼龙么？”铁背驼龙问。

“当然当然，在下不但见过，而且曾经印证过武学。”

“胜负如何？”

“咱们势均力敌，他的剑上功力造诣倒还不差。”

“铁背驼龙用剑？奇闻！”

“是的，他的剑十分沉重。”大汉得意地答。

铁背驼龙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怪！世间竟有两个铁背驼龙，一使剑一使鞭，委实令人莫名其妙之感觉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大汉怒叫。

“胡说？我在感到诧异嘛！”

“阁下通名再算账，太爷不和你胡混。”

“你问我的名号？”

“呸！当然问你。”

“我，铁背驼龙尉迟极。”铁背驼龙泰然地答。

“咦！你……你……”三大汉同时惊叫，向后退。

“我姓尉迟，名极，人称我铁背驼龙。喂！你们要不要我说第三遍？我不使剑，使的却是鞭。”

“胡扯！”一名大汉叫。

“别扯，老兄们，你们活不了，好朋友别走。”铁背驼龙大笑着叫，急步抢进，伸出大手便抓。

祝中原由后门溜走，店伙们不敢拦阻，不久便逐渐接近了开

封府属的许州。

这一带是平原，远远地，零星散处着一些不太高的山丘，尤其是往北一带，只看到地平线而不见高山，广大辽阔的原野中，土寨子星罗棋布。

天上阴影密布，凜冽的东北朔风彻骨，没有下雪，但冷得够瞧，快进入隆冬季节了，该冷啦！

远远地，看到官道右侧有一座土寨子，寨口有一座树林，一条牛车道穿林直通官道。寨门外，距官道约三五丈之遥，有三间茅屋，挑起一张酒招儿，原来是三间荒村野店。这种店，酒菜、茶水一应俱全，如果客人赶不上宿头，也可在这儿暂宿一宵，大长坑不论男女多少，不害怕的话尽可用最便宜的价钱往上滚，以便度过一宵。

酒招儿迎风飘荡，被风吹得猎猎有声，四面枯落了的树林，枯枝儿也发出尖厉的锐啸之声。

午间了，该歇歇脚啦！

对面官道远处，两匹骏马迎面狂奔而来。

中原踏着刺骨寒风，挺胸昂首迈开大步向前赶，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健马，也看到了路旁的酒旗儿，他想：“午间了，肚子也饿了，且到店中歇会儿，饱了肚子再赶路不迟。”

他往路右一折，往店门闯，店门口，两株树干绑了一根大横木杈作拴马柱，有两匹枣红色骏马搭在那儿，不住地摆尾踢蹄，鞍后有马包，鞍旁插袋有长剑，那显明是江湖朋友的坐骑。

中原心里嘀咕，便待掉首他去，他目前对武林朋友，委实心怀戒心，不愿和他们多打交道，甚至视他们如鬼怪，避之惟恐不及。

可是肚中饥饿，前面没有村店，他正当青年发育期间，肚子不塞满怎成。

“进去！怕什么？”他心里不愿，但肚皮在催。

“是的，怕什么？难道又会碰上夜游鹰的爪牙？没有这般巧吧？”他替自己回答。

他心下一决定，直趋店门，伸手一掀厚重的门帘，踏入店中。

寒风随着往屋内吹，暖气也往外流，帘子一落，他进入了暖洋洋的店内食座中了。

“呸！你小子把冷风带进来了。”有人大叫。

那是右首食桌上的两大汉之一，在不耐烦地发威。中原含笑拉住掩口耳罩往下翻，赔笑道：“打扰兄台食兴，对不起，两位见谅一二。”

两大汉生得豹头环眼，一身羊皮大袄，里面是青色劲装，胁下吊着百宝囊，相貌威猛，粗胳膊阔肩膀，年纪约三十余，看去就不像善类。

中原现出了俊秀的脸孔，赔笑致歉，两个凶猛大汉无法发作，只是哼了一声，一场祸事总算烟消云散。

店伙计只有一个，上前哈腰笑迎，说：“大冷天，客官辛苦了，请坐，小店有上好酒菜，包君满意。”

中原在左面食桌落座，解下包裹说：“大哥，有饭么？”

店伙面有难色，嗫嚅着说：“客官要酒要肉立即可备，米饭吗……对……对不起，小店只有面食之类……”

“好吧！来一盘馍馍，一碗浓汤，切些肉来就成。”

“小的这就吩咐下去。”店伙笑答，亮开嗓子向里叫，一面摆上杯盘，又问：“大冷天，客官要喝两杯暖暖？小店的有上好白干……”

“谢谢，小可不会喝酒。”

先前发话的大汉哈哈狂笑，伸一根大指头儿向中原一指，向

店伙说：“伙计，你也不看看，这小伙子像个小娘儿们，怎会在大庭广众间喝酒？你这可找错了主顾啦！”

他这种富有挑衅性与饱含火药味的举动，却没将中原惹火，中原仅是皱皱眉，没再做声。

大汉见中原没做声，仅用目光作无言的抗议，大概感到脸上无光，有点难堪，正待站起，却被同伴拉住了，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馍馍送上，一盘烧羊肉，一碗浓浓的原汁牛肉汤，香喷喷热气蒸腾，中原原先有点气愤，后被肉香一薰，便自顾自地据案自食，不再理睬大汉的冷言冷语。

门外蹄声倏止，片刻，帘子一掀，进来了两个身穿貂裘的婀娜人影。

冷风一吹，大汉“砰”一声响，一巴掌拍在案上，杯盘乱跳，随着站起怒叫：“好小……”

他双目瞪大得像牛卵子，骂不下去！直了眼，突然又尖声大叫：“哟！咦！”

进来的两个人，一进门便将斗篷解了下来，掀去风帽，现出了本来的面目，所以大汉未再敢放肆地怪叫。

香风扑鼻，芝兰似的高贵幽香充满全室。

中原侧向而坐，不经意地转首一瞥，慌忙将头转过，只觉心中怦然而动，心说：“哦！这一双小丫头好美！”

男女之间，一个缘字似乎主宰了一切，有些人会一见钟情，有些人经过长久的接触交往，方能产生爱念，有些即使将他们放在一张床上，也不会撩起爱意，甚至还互相怨恨厌恶。

祝中原自闯荡江湖以来，第一个闯入他的生活领域的女孩子是赵（秦）凤珠。他对她，有三分爱意，却有七分害怕，这怕的原因不是她本身，而是她母女俩在江湖的名声，令他深怀戒心，

但他仍承认她是可爱的人。

第二个女孩子是易香君，她无理取闹，有点泼辣任性，他不仅怕她，而且有三分厌恶。怕，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，如果厌恶，那就无法挽回，无法挽救了。

第三第四是临江园的吴筱蘅和王秀春，他对这两个人一无好意，吴筱蘅在蛇山救了自己的命，他存有感恩之心，慢慢将恨念冲淡了，但对王秀春，他却厌恶到极点。

至于小时的游伴（胡）文燕，他还无法分辨他自己的感情。他可确定知道爱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但恨却也无从生起。

在这短短的一瞥间，他心中如触电，被进来的两个女孩子震动了心中的神秘琵琶，发生了神秘的反应。

他一见钟情了，虽然他仅仅十五岁，还不知情为何物，爱为何物。

当男人发现他钟情的对象时，在正常状态下，有两种常见的表情流露，一是目不转瞬，贪婪地盯视着她；一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，只用心灵揣测她的一举一动。中原是后一种，他俊脸一红，急急转过脸，心中怦然而动，没来由的感到心潮一阵汹涌。

那两个女孩子确实美，但不一定能胜过秦凤珠，粉面桃腮，琼鼻如玉雕，樱唇白齿，难得的是她有一对远山柳眉，那双深潭也似而又散发出温柔可亲的柔和眼神，这种美中含有高贵的气质，与恬然的风华，令人发生景慕，而又不敢亵渎。

有些女人，让感到她是贤妻良母可以令人心田宁静似的小母亲；有些女人，却令人凭空生出非分之想，血脉扩张，像一团烈火，令人不能不生出想玩的念头；另一些女人，却像一头饿狼，令人心惊胆跳，拔腿而走；还有另一种女人，像是自天降下似的，偶滴尘寰的神仙嫦娥，高不可攀，令凡夫俗子自惭形秽。

这两个女人，四不像，不是母、火、狼、神，她们是另一种

奇特的形态，介于母神之间，却又带些少儿火味。

两女一进门，整个厅中一静，掌柜的傻了，伙计也傻了眼啦，这个破落的荒村野店，八辈子也没有这种高贵的女客光临过，天！莫不是狐仙显圣，找苦哈咱们开心来了，那就麻烦得紧。

两大汉张口结舌，直掉口水，瞪大了大环眼，想找碗酒将两个丫头送下肚中哩。

中原是惟一没看她们的人，只是吃相文雅了许多，肚子再饿，也不能在高贵女人面前狼吞虎咽失礼呀！

但是他的心也在怦怦猛跳，确实想多看她们一眼，可是，他却没有多看一眼的勇气，他怯弱，也自卑，心中在渴望，表面上却在退缩。

两位姑娘脱下了披风，一个年长些的娇媚地说：“小姐，这店中怎能歇息？还是……”

小姐甜甜一笑，俏生生地说：“美瑜，出门人哪顾得了这许多，妈说过在这儿相候，前面已没有歇息之处了。”

美瑜可能是侍女，因为她梳的是高顶髻，约有二九的年华，虽则穿着打扮相同，但听口气便知两人定然是主婢关系，不但主美婢也美，不分轩輊。

小姐头上梳了三丫髻，那是待字闺中少女的标志，看年纪，不过十五六，身材相当高，约有五尺半左右，可惜，一身貂裘掩住了他们的浑身曲线，不然定然令人激赏的。神安排了她们的绝代花容，当绝不会吝惜不赋予她们一身美好的身材。

美瑜，名字怪美的，中原心中暗叫：“瑜，是光彩的美玉，果然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名符其实，哦！该死！我怎么轻薄起来了？”他感到浑身一阵燥热，忙塞入一大块羊肉入口，掩住了窘态。

美瑜转首向呆在一旁的店伙，用银铃似的甜嗓说：“店家，怎不来招呼我们？”

第一个神魂入窍的是掌柜，他大叫：“小狗子，你是死人，快请两位姑娘入座。”

第二三个神魂入窍的是两个剽悍大汉，一个拍桌，一个站起，先前向中原找岔的大汉咧着嘴，怪叫道：“这小子迷啦！忘了招呼天仙美女光临你这鸟店，岂有此理？太不像话！”

他的话够粗野，美瑜登时脸色一变，小姐淡淡一笑，轻牵她的衣袖，方把美瑜压住，不让她发作出来。

小二哥吓了一大跳，满脸堆笑向前哈腰，嗫嚅着说：“小店简慢，两位仙子……”

“去！你胡说什么？”美瑜薄嗔地阻止他发话。

小二哥一缩脖子，说：“两位姑娘休怪，请！请！”他向里面一副座头伸手。

大汉怪眼一翻，将椅儿踢开，叫道：“小子，怎不将姑娘往这儿引？”他指着身侧的食案。

美瑜再也忍不住了，柳眉一轩，冷笑道：“这位爷敢情是发疯了？好没道理。”

她一面说，凤目中突然射出一道冷冷神光，一闪即没，如同利矢直可透入肺腑。

大汉心中一怔，心说：“咦！这丫头的眼神好凌厉。”但他口中却发不出话来。

两位姑娘紧靠中原的食桌旁入座，四张食桌已有三桌坐了人啦！中原心中立时紧张起来，有点坐立不安，幽香中人欲醉，心中跳得更凶，目光不敢乱瞟，十分别扭。

两人落座，小姐含笑向店伙说：“店家，请替我们泡一壶好茶，借贵店等候伴当。”